

阿辞

SHENGPOUSHI
JUNZHI

著

剩斗士 郡主



一部古代女青年脱单实录，一本名门闺秀的求爱手札。

古言新贵阿辞继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
之后最新淬炼之作！

谁说天子女儿不愁嫁，就算是贵女，
该单身的也绝对找不到男朋友！

于千万人之中遇见千万个拒绝你的人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（京）新登字001号



剩斗士郡主

.....

— 阿辞 —
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剩斗士郡主 / 阿辞编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3

ISBN 978-7-5596-1293-9

I. ①剩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5100 号

剩斗士郡主

作 者: 阿 辞

出版监制: 赵丽娟 杨 琴

责任编辑: 李艳芬 徐秀琴

封面设计: 白砚川

装帧设计: 刘丽霞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19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5.5印张

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293-9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/ 第一章

谁爱和亲谁去，反正我不去 … 001

/ 第二章

这位公子，我有个恋爱想跟你谈一下 … 024

/ 第三章

以计获君心 … 051

/ 第四章

又自作主张送人了 … 084

/ 第五章

好像和亲也没那么悲惨 … 09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斗罗大陆》网络小说——上卷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2.1

ISBN 978-7-120-17205-9

I. ①… II. ①… III. ①…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5000号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/ 第六章

但是突然爆发了外交危机 … 120

斗罗大陆主

/ 第七章

宿敌最近总对我笑怎么办 … 143

责任编辑：李艳华 廖芳芳

封面设计：谷琛川

/ 第八章

救命，我好像上钩了 … 164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）北联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/ 第九章

现在换个剧本还来不及 … 215

字数：210千字 710毫米×1070毫米 1/16 15.5印张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120-17205-9

定价：28.0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。电话：010-57812058

第一章

谁爱和亲谁去， 反正 我不去

正月初一早上，天光熹微的时候，建康城内的大户人家便已开始梳洗准备。辰时一过，用了早饭，女眷们便三三两两，兴奋地坐上马车往瓦官寺去。

这是新年的第一天，瓦官寺门前，来祈福的车队早早排成了长龙。人群熙攘，好不热闹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还要属下了马车立刻凑到一起的各家女公子们。一众年轻貌美的姑娘，长裙曳地，蜚襴垂髻，妆容鲜妍，雾鬓风鬟。令人远远看着，便觉仙子落凡尘，闻到了馨香袅袅，听到了礼乐飘飘。

她们聊着天，彼此打听今日上香打算求些什么愿望。只有还没睡醒就被母亲揪起来的安阳郡主刘长生一人意兴阑珊，趁人不注意，抬起宽大的衣袖遮住脸，打了个哈欠。

虽然动作幅度不大，心思还是被人看穿了，旁边的姑娘问她：“今天还是直接去禅房？”

长生点点头，语气懒散道：“你们好好玩，昨儿个守岁累了，我先去歇会儿。”说完，便招呼自己的婢女，径直往后院歇息吃斋的禅房走去。庄严的晨钟声里，一抹鲜亮的水绿自在翩跹，全然不顾身后的指指点点。

她不知这月月礼佛的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，好像建康城每个人都乐在其中似的，而她始终不信这些。奈何推托不过，只得月月陪着母亲来，权当是为了吃这顿斋饭。毕竟瓦官寺的豆腐烧得也是天下一绝。

想到豆腐，她不禁陷入沉思，暗自猜测今天会是做红烧的，还是清汤的呢？

一边想，一边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翻看，发现是看不懂的佛经，又放了回去，百无聊赖地托腮，卷着自己的头发发呆。

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众姐妹们才回来，纷纷抱怨今天来上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

“不光瓦官寺，我看其他寺庙门前也都是人，堵得水泄不通，等会儿都不知道马车怎么回去。”一个声音如小黄莺般清脆婉转的姑娘娇滴滴道。

坐在她旁边的粉衫姑娘立刻接道：“那就多坐会儿，顺便给我们讲讲你那未来郎君的事呀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什么郎君？”小黄莺立刻红了脸，娇嗔着去推搡她。

“我可知道，你同高家六郎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，好事将近，嫁衣想好绣什么图案了没？”

“就知道说我，怎么不说说你自己，又拒了第几门亲了？莫不是女红不好拿不出手，想再练两年，抑或是嫌弃人家公子长得不够俊俏？”

话题开个头，大家就生怕它掉到茶汤里泡化了，七嘴八舌地接下去。长生听着，发现全是关于婚姻嫁娶的内容，从斋饭没上一直聊到她差不多吃饱，全然没有换个话题的意思。

她又不明白了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为什么自己就一句话也插不上，觉得同朋友们格格不入呢，难道就因为自己不烧香拜佛？

只有坐在她身边的好友萧槿与她一同保持吃菜的频率，夹了块豆腐放到她碗里，小声道：“今天是红烧的，你爱吃。”

不说话不要紧，一说话，大家好像这才发现把她落下了，为全面掌握八卦信息，又来打探她的婚事：“阿槿，你的婚事到底定了没？我听说先前也是说好了给高家六郎，后来为何又变了？”

萧槿被问得一怔，答不上来。越是不说话，大家便越是想听，尤其是小黄莺。一时间，她莫名其妙就成了全场焦点。七八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，连筷子们都悬在半空中定格。

禅房里鸦雀无声。萧槿本来就面皮薄，被问的问题又尴尬，更是觉得羞臊难当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眼泪都要出来了，一动不动，僵硬地垂眸盯着红烧豆腐的汤汁，恨不能把自己淹死在里面。

“对了，说到高家六郎，你们知不知道他二伯早年的风流韵事？”关键时

刻，习惯了替这个闷葫芦密友出头的长生打破沉默，试图转移话题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没兴趣。”

——失败了。大家还是更关心高家六郎、萧槿和小黄莺之间的三角关系。

一计不成，只好再生一计。长生蹙眉，揉着太阳穴道：“都怪你们上香去了太久，我在这禅房坐得要闷死了，头疼。阿槿，快陪我出去透透气。”说着起身便走。

萧槿旋即跟上，但是身后一片叽叽喳喳的挽留声又让她的脚步迟疑了片刻。

长生可不管那些，抓着她的手，不由分说就给拉了出去。

二人走出去很远很远，萧槿面上的潮红才被冷风吹落，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。

长生抬手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戳她的额头，嗔道：“你呀，以后在她们面前态度要强势些才好，免得总被人拿捏。”

萧槿揉着头，无所谓地笑笑：“我这不是有你么？”

长生一脸无奈：“看你以后出嫁了是不是要把我塞荷包里带着。”

“嘻嘻……”萧槿可不想才出虎穴又入狼窝，反过来问她：“你也来说我。倒是你自己，今年姐妹们都要出阁了，你那边……还没有着落吗？”

“赶紧打住。”长生站定，连连摆手，道：“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千万别提。”

萧槿听话地闭了嘴，然而走着走着，又屡次欲说还休。长生怕她说不出来再憋个好歹，干脆打发她去找萧夫人。自己则表示还要再转一会儿，看看院子里的盆栽。

待她走后，独自一人之时，长生方才抿起唇，露出一副不太开心的表情。回想起那间禅房里，聊着婚姻大事的众姐妹，脸上或是羞涩，或是开怀，或是抗拒，或是期待的表情，不由得自己心里也痒痒的。

都是怀春少女嘛，谁还不想嫁人是怎么着？她愤愤不平地想。可是，为什么偏偏自己就与这事儿绝缘呢？简直气得不行，还没处说理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大雄宝殿门前。她一抬头，发现大殿里的佛像正慈眉善目地看着她，仿佛在说：有事你来求我，求我呀，求我我就帮你。

长生站定，侧头与那刻意引诱她的佛像对视良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转身拐了

进去，向僧人讨了三根香。然而从来没有进过佛堂的她根本不知道上香究竟是怎样的流程，只好跟着旁边的人有样学样，心中一本正经地默念着：佛祖啊佛祖，若是您能赐我一门亲事的话，我以后也就考虑考虑，做个信女。说完把香插好，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，便自嘲地笑了起来。

递香给她的僧侣见她发笑，不明所以，上前求解。

长生尴尬地轻咳一声，道：“只是之前许下的愿望佛祖帮忙实现了，前来还愿，觉得很开心而已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可是小僧看女施主，却是觉着十分面生，像是第一次见。”僧侣将信将疑。

“定是香火太旺，往来香客众多，大师您记不清了。”长生强行解释道。

佛门重地，虽然自己不信这个，但是刚上完香，还没走出门呢，就在佛祖面前扯谎，到底还是于心不安。长生羞于与他对视，扭头朝殿外看去。只见院中许多僧侣来来往往，有人在打扫，有人在搬运经书，有人在与香客闲谈。其中几个引起了她的注意。旁边的僧人都穿着一样的纳衣，只有这几人的衣着款式明显不同。长相也不似汉人。鼻梁挺拔，眼窝较深，面部轮廓鲜明硬朗，倒有几分北方胡族的味道。

长生好奇地问：“敢问大师，外面那几位是什么人？”

僧人朝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答曰：“那是从北方远道而来，求经论道的魏国僧人。”

“魏国人？”长生警觉地皱了皱眉，“魏国僧人，为何会来建康论道？”

要知道，自两国隔江两立以来，一直处于“你看我不顺眼，我就看你更不顺眼”的关系。虽然没有明面上动刀动枪吧，但也绝对称不上往来友好。两岸军民都恨不能随时朝对面招呼几根白菜帮子，只是碍于白菜帮子还得留着喂猪才没动手。

僧侣却笑她不懂佛法，一脸淡然：“那些国事、政事、俗事，在我们佛家看来，都是小事。而辩法、证道，是超越俗世界限的大事。说白了就是，学术交流应当不分国界。”

“好吧，大师说得有理，是小女子境界低。”长生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对于这些僧侣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能理解。只希望这些魏国人能在建康安生讨论他们的佛法，最多一言不合互相扔点白菜帮子，万不要惹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才好。毕

竟建康城富足，白菜管够。

宝殿外的日头已向西沉，长生觉着时间刚好，自己也该走了，便捐了香油钱，向僧人告辞。前脚刚迈出门槛，后脚已经把在门里说过的内容忘了。

而后找到自己马车，与家人会合，准备回府。又见萧槿的婢女来找，给她带了个口信，说萧槿请她到府上去一趟，为感谢她今日解围，要送她一样好东西。

长生说本来就没多大的事儿，用不着谢。婢女却执意称她要是不去自己没法交差。没办法，长生只好又转道去了萧家的马车处。

萧槿已在车里等候多时，一见她，立即上前挽住她的胳膊，神秘地道：“可不许不去，我特地给你准备的新年贺礼。”怕她再推托，还特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好不容易讨来的珍本。”

长生本想亲自说声不去了就走的，一听这话，屁股又落了回去，稳稳地坐下来，道：“那好，去瞧瞧。你的那份下次见面再补给你。”

“一直受你照顾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”萧槿说着，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。

来的时候赶着上香高峰，走的时候又遇回家高峰，堵车堵得厉害。马车走走停停，摇摇晃晃，没多久就把长生晃睡着了。再醒来，已经到了萧府门口。

长生揉揉眼睛，稀里糊涂地跟着萧槿下车。一只脚迈下去，还悬在半空中呢，看清“萧府”两个大字，突然警觉地顿住了，身子向后仰了仰，盯着萧槿问：“那家伙，不会在府上吧？”

萧槿赶忙道：“不会不会，哪儿能啊。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眼睛却心虚地不敢看她，扭过身去，强行同家仆说了些有的没的。

长生总觉得事有蹊跷，狐疑地下来，进了府内，一路以袖挡脸。

路上遇到的人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她。她自己是看不见了，一旁的萧槿十分尴尬，扯扯她的袖子，劝道：“还是放下来罢，家兄真不在家。”

“你出去一天了，怎么能确定？”长生有理有据地分析，“万一回来了呢？”萧槿找不到借口反驳，只好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那你这个样子，他就认不出了吗？”

说到底建康之大，见着萧子律就要挡着脸跑的人，也不过她刘长生一人尔。

“你误会了。”长生认真解释，“我不是怕他认出我，是不想看见他，怕伤眼。”

“……”萧槿无言以对。

直到进了萧槿的房间，长生才把袖子放下来，抻了抻僵硬的胳膊，问婢女讨口茶喝。

“对了，顺便把给郡主准备的那份礼也拿过来。”萧槿趁机朝婢女挤眉弄眼地嘱咐道。

婢女会意而去。

等候期间，长生在萧槿的房间里四处转悠，走到绣架旁，拎起上面挂着的绢布来看了看。上面的图案还没有绣完，从已经绣好的铜赤色的枕、暗紫绿色的羽冠、白色的眉纹来看，不难认出是只鸳鸯。

她刚想问问是给谁绣的，萧槿就赶忙过来，扯了条绸子将绢布挡上，羞道：“别瞧了。”

“不瞧就不瞧，又不是给我的。”长生撇嘴，佯装嫉妒。

萧槿只是笑，不置可否。

过会儿婢女端着茶和点心回来了，还给长生带了一份看上去十分古朴的竹简，拜道：“郡主请过目。”

长生动作轻柔，小心翼翼地将竹简展开，发现里面的文字是楚篆，有些墨迹已经磨损了，看不清晰，仔细辨别了一会儿才读懂，是屈原大夫的《少司命》。

萧槿在一旁解说道：“据说是屈大夫的亲笔手抄本。”

“有可能。”长生将竹简妥善铺展在桌上，埋头仔细盯着上面的文字，从每一个笔锋起落转折之细微处辨析着真伪。

萧槿与婢女趁机交换眼色。婢女示意她事情办妥了，尽管放心。不多时，便有人通传，说是三公子来了。

长生原本沉浸在竹简里光怪陆离的世界中，一听到“三公子”这几个字，当即如临大敌。又想跑，又不舍得竹简，只好先卷起来，抱在怀里，警惕地盯着门口。

一阵玉石敲击地面的清脆笃笃声后，门扉轻启，走进来一个白衣蓝衫，身量颇长的男子。那男子长眉似剑，眸若辰星，英挺俊朗，气度不凡。唯一的缺憾便是，年纪轻轻的，走起路来略显蹒跚。当然，因为有宽袍缓带，从容步态的遮掩，若不细看，也不容易发现。只会被他的右手拄的那根杖身通体洁白，杖头包有镂空云纹银饰的羊脂白玉手杖所吸引。

长生心里咯噔一声，悲伤地想：开年第一天就见着他，恐怕一整年都要倒

霉了。

萧瑾倒是喜出望外，激动地唤了声：“三哥。”

长生深吸一口气，再深吸一口气，又一口，连续运气三次后，才调整好语气，也跟着打招呼：“萧三郎。”

萧子律看见她在，俊俏的眉梢微微一挑，眯眼道：“哟，不知道安阳郡主也在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”说着便缓缓挪步，坐到了她边上。

长生一看他坐稳，立刻换了个座位。

萧子律轻轻笑：“郡主躲什么，臣又追不上你。”

长生哂笑：“找个安静地方看书而已。”

萧子律又问是个什么书。萧瑾将从父亲那儿讨得个珍本，送给长生做礼物的事儿说了一遭。

萧子律听完颇为感慨：“郡主素好收集稀罕文稿，是不是因为与己有缘？听说当年大师给郡主算的那一卦文，也是天下难得。可见郡主也是极其稀罕之人啊。”

极其稀罕的专克异性之人吗？长生悄悄翻了个白眼。

说起这事，还要追溯到她刚出生的那年。那时佛法还没有这么兴盛，南方还活跃着众多道家大师，其中一名大师一见她便说：“这女娃娃命不寻常。”

长生的老爹听了还挺激动，急忙问怎么个特殊法。

大师有云：“此女七杀过旺命数伶仃桃花稀薄红鸾不兴……”

老爹没听懂。

大师只好又用人话说了一遍：“就是恐怕嫁不出去的意思。”

老爹本人和幼年的长生本来都是不信这个邪的。谁知后来佛家的僧侣们来了，长生她娘又去问了一遍，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的结果。这就比较尴尬了，老爹长沙王感觉自己这一百八十来斤的坚定很是动摇。

长生为了个人的终身幸福着想，当然还是不肯信的。然而，她五岁那年，隔壁家的小哥哥要好，结果小哥哥意外落水，差点丢了性命；十岁那年，觉得中书令萧大人家的三公子长得真是俊俏，忍不住多看几眼，结果三公子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，断了腿；十三岁那年，与众多兄弟姐妹一同读书，倾慕太子殿下才学品行，结果国舅获罪，一家被连锅端了，连太子和皇后也被贬为了庶人。

至此，就算长生本人再怎么不信，建康城里的人家都信了。再被添油加醋地

传上一传，如今在建康城，她安阳郡主刘长生的名号，足以令广大男同胞闻风丧胆。没有几个异性有勇气接近她，包括她养了许多年的那只雄性八哥。

所以小姐妹们纷纷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她也就自然而然地“被”置身事外。

至于面前坐着的这位，正饶有兴致地盯着她怀中的竹筒，要与她就此物究竟是不是真品一点展开激烈辩论的萧子律，正是当年从树上掉下来的那位三公子。多年来，也是没少实施打击报复。否则连在佛祖面前都敢诤人的长生，怎会一遇着他就唯恐避之不及？

“屈大夫的瑰丽奇伟，磅礴酣畅，缱绻炽情，岂是整天埋头经史典籍的寻常人等能理解的，情绪到位了一激动写两笔错字怎么了？”长生一脸“你不懂就别瞎嘟囔”的表情道。

“郡主明知有恙，还拿个赝品奉若珍宝的博大胸襟，寻常人等也着实不及。”萧子律边说边自愧不如地点头。

长生指着一片竹筒道：“你看这句，‘悲莫悲兮与君知，乐莫乐兮君腿瘸’写得多有道理。”

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互相不服气。旁边的萧瑾看得直着急，忙咳嗽两声，打岔道：“三哥，我找你来是想问，十五快到了，你能不能帮忙绘制花灯？我自己画不好，街上卖的又太烂俗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荣幸之至。”萧子律颌首，换了副表情，道：“小事而已。妹子的托付，兄长定然办妥”说这番话的时候无论是耐心的语气还是亲切的神情、低沉质感的嗓音还是不慌不忙的态度，都与面对长生时大相径庭。

长生对于他这炉火纯青的变脸技术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对你而言当然是小事，对我们这些不擅丹青的，可就是焦头烂额的大事了。”萧瑾说着，看向长生，问：“长生你说是不是？”

长生做人还是比较实在的，只好回答：“是。”

萧瑾要的就是这句，眼眸一亮，又对萧子律提议道：“既是举手之劳，要不三哥帮长生也画一个吧。”

“那就不必了吧”——二人异口同声作答。然后又互相瞟了一眼，对这种默契表示不爽。

有萧子律在，话不投机，长生准备打道回府。将竹筒装好后，向萧瑾辞行，并拒绝了关于留下吃晚饭的提议。

临行前，萧子律还不忘再叮嘱她两句，回去再找人好好鉴别一下是真是假，别把赝品收藏了，让人笑话。

“真是多谢提醒，萧三郎吃饭也千万小心，别噎着。”长生没好气道。

见她浅浅咬了丹唇，微微蹙起秀眉，玲珑小巧的鼻翼一抖一抖，明显是生气了，萧子律心情大好，顺口又透露给她一个消息：“快回去吧，府上今日会有贵客来，定做了不少好吃的，吃完又要胖三斤。”

贵客？好像没有听说过。大年初一的，谁会来串门？长生不太相信，只当他诓自己。

待到长生走后，萧瑾想了想，不太放心地问萧子律：“那份《少司命》真是赝品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。”萧子律宠溺地拍拍她的头，笑道：“那可是我送给父亲的。刚才不过是为了试试她的斤两罢了。”

萧瑾：“……”

回到家中的长生，果然发现有客在，两位客人还都是她的熟人——被贬为庶民流放在外的前皇后和前太子殿下。

她揉了揉好几次眼睛，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人。废后张氏比分别的时候消瘦了许多，不知是不是旅途奔波劳累的缘故，面容憔悴，仿佛老了十岁。废太子刘义符看上去精神倒是还好，只是一双如水清眸不似从前那般熠熠生辉，眼底泛起了几根浑浊的血丝。二人的衣着都很简朴，一看就知道日子不太好过。

见她回来，先是刘义符友好地打了招呼，而后张氏也仔细将她打量一番，感慨道：“长生都长成……咳……大姑娘了。”说话时一激动，剧烈地咳了起来，那阵势，仿佛不把心肝肺咳出来不罢休。

刘义符忙帮她拍背顺气。众婢女上茶的上茶，递手帕的递手帕，好不忙碌。

长生从没想过还能有再见的一天，更没想到再见是这般光景，眼眶微微有些泛红。

老爹长沙王对她解释了一番二人到府上来做客的原因。原来自从离开建康，张氏就一直病重，寻常的郎中束手无策，刘义符写了好几封信向建康求助。说到底毕竟是自己的妻子，当初也只是无辜遭受牵连。皇帝顾念旧情，于心不忍，觉着现如今过了两年，国舅一案的风头也应该过去了，便允了母子二人回京求医。但是不得公开露面，只能借住在长沙王府上。

长生见张氏还在咳，咳得马上就要散架了，着实吓人，不免心生唏嘘。吃完晚饭后又同刘义符聊了一会儿天，打听了他这两年在外的风风雨雨后，更为同情。再想想坊间纷纷传言，太子之所以倒这种八辈子大霉，都是与她亲近的结果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绞着袖口道：“他们都说怪我，我原是不信的，但是……”时至今日，她自己都觉得有点怀疑人生。

刘义符却笑容淡然，反过来宽慰她：“傻丫头，舅舅自己蔑视王法，又不是你怂恿劝说，怎么能怪罪到你的头上？要怪只能怪我没能及时看出端倪，及时制止。”

廊下还散落着些许未化的积雪，昏黄的灯光和着银雪反射的月华照在他脸上，柔和润朗，温情脉脉。长生恍惚间觉着，岁月蹉跎，尘世苦难，仿佛并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他依然是自己熟悉的那个才学过人，品行出众，足以表率群伦的皇家太子。只是下一瞬，在他眼底残忍盘桓的血丝还在赤裸裸地提醒她，今日已非往昔。

长生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，对他道：“义符哥哥连日赶路辛苦了，早些回去歇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聊。”想想又觉得这话不妥，补充了句：“不过伯母……令堂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，我外公可是堪比华佗再世的神医。”

“嗯。”刘义符应着未动，等她先走。

长生刚刚转身，便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气息靠近，而后被一双坚实的手臂稳稳地抱在了怀里。

刘义符在她身后，用下巴轻轻蹭蹭她的头发，音色微哑，低语道：“妹妹长大了，往后就不能这样抱你了。虽然你我并非亲兄妹，但是众多兄弟姐妹中，属你与我最为亲近。如今你肯叫我一声哥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只是想到你也快出阁了，兄长却无力为你添置嫁妆……”

长生鼻子发酸，忍不住要哭出来了，又觉得大年初一不该落泪，只好憋回去。一转身，扑到他怀里，双手环在他的腰间，也用力抱紧，哽咽道：“胡说，你就是为我添置一双碗筷，我不也会欢欢喜喜地宝贝起来？再说，我哪辈子能嫁出去还八字没一撇。久别重逢，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？”

“好好好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，是我错了。”刘义符莞尔，“我家妹子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可能嫁不出去，想上门的女婿还不得从建康一直排到安阳？”

长生破涕为笑，感慨怕是只有在他眼里是个宝贝，在别人看来却是祸害。

夜色已浓，空旷的长廊里朔风卷着落叶呼啸而过，吹得只穿了一身薄裙的她微微颤栗。刘义符见状，便赶紧同她行礼作别，相约改日再聊。

翌日，初一去上香的人们好不容易能在温暖的被窝里睡个懒觉，长沙王却又赶了个早集，进宫去面见皇帝，交代皇后和太子的有关事宜。

皇帝听说母子平安抵达，放心的同时也不忘提醒他：“多关注一下义符，莫教他出府行走。”

这位开国皇帝出身贫寒，崇尚节俭，发达多年仍不忘本，大殿里的暖炉都偷工减料。他自己是挺抗冻的，可怜长沙王冻得直哆嗦，在宽大的衣袖里不停搓着手道：“是。”

皇帝见自家弟弟冻成这样，于心不忍，皱着眉头劝他多运动，增强一下体质，顺便命内侍去添了些炭火来。

长沙王烤暖和了，面色也红润起来。皇帝打眼看他，觉着慈眉笑脸的，特像弥勒佛，于是问他：“昨天礼佛去了吗？”

“内子和女儿去了。”长沙王答道。

皇帝手里捧着奏章，动作一顿：“安阳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哦……那丫头，最近如何呀？”

长沙王见他连奏章都不看了，似是很关心长生，便事无巨细地将长生最近又长高了一点，瘦了一点，看了什么书，新发掘了什么好吃的一股脑都说了一通。

皇帝强忍着打断的念头听完了，不动声色地以袖遮掩，挠了挠耳朵，又故作平静问：“那她的婚事，还没有着落呢？”

说起这事儿，长沙王也十分头疼，叹道：“可不。”

没着落皇帝就放心了，做忧怀满腹状深思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“朕倒有个主意。”

长沙王眼前一亮，忙道：“但求赐教。”

“去年年底，百济派了个使臣过来，说是他们太子有意求娶一名宗室之女。当时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朕也没顾上细想。如今一琢磨，觉得安阳就十分合适啊。”言罢还不忘补充一句，“毕竟，她在国内的情况，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长沙王很犹豫。一方面，长生“在国内的情况”他确实十分了

解，觉得嫁到百济去也许是个解决难题的好办法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太舍得她嫁那么远。左右为难，自己也拿不定主意，只好对皇帝说：“臣弟这个女儿颇有主见，还得回去同她商议一下才好答复。”

是得商议，毕竟婚姻大事最终还得长沙王做主，他一个做伯伯的，也不好强求。皇帝应允之余，又同他讲了些大道理。

长沙王不敢怠慢，回到府中，朝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便马不停蹄找到长生，将皇帝要送她去和亲的意思与她说了一遭。

长生听完很无语，将给父亲新缝的作为新年礼物的袖套递给他，哭笑不得道：“爹啊，皇帝伯伯这是要拿你女儿当秘密武器，打不动声色毁人社稷的如意算盘呢。他觉得我留在建康，克了谁都不太好，不如去百济克克那个太子。说不定神力显著，还能把人家江山也给断送了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长沙王为敬爱的兄长辩解，“你小时候，伯伯就很疼你。”

“不是一码事。”长生觉得自家老爹真是天真得可爱，无奈道：“他也很疼爱义符哥哥啊。”

人家如今还在自家住着连门都不能出呢，长沙王没话说了，摇了好几拨头，愁眉苦脸道：“你说你让爹怎么办，别人家的闺女这会儿亲事该定的都定了，我们家连个上门来问的媒人没有。爹也不想让你去和亲，爹是不忍心你孤独终老啊。”

“女儿才十五啊，距离孤独终老不还早着呢么？”长生更无语了，“您看义符哥哥二十五了还没娶妻，我着什么急？女儿还想多陪您和娘亲几年呢。您真把我嫁去了百济，到时候谁给您缝贴心小棉袄？再说，您也知道女儿不甘心受命运摆布，从来不信那些嫁不出去的说法。女儿的缘分呀，只是还没到而已，您就别瞎操心了。”说着站到老爹身后，狗腿地给他捶了捶肩膀。

长沙王也只好依了她，打算改天去回绝皇帝。今日就算了，起得太早，又消耗了许多元气来发愁，困得不行，拖着一百八十多斤的沉重步伐，摇摇晃晃地回去补觉了。

父亲走后，长生又坐着琢磨了半晌，心里始终不踏实。于是站起身，挪步到书架旁，将自己收藏的古籍整理了一遍。一边拿拂尘随意地掸着并不存在的灰尘，一边想着婚事可不能再拖了。刚才说不急，那是让父亲安心的话。要是再不抓紧点，皇帝伯伯还指不定要怎么编排她呢。老爹推了一次，还能每次都推吗？